

〈台南的憂愁〉

台南的漢字掛在台南的街巷上，狹路相逢時，忽然會認不出它來。這是京都下京區傍晚街道上遇見的那個字嗎？那像是一張臉的字，用中文念出聲來時，才驚覺自己身處的地方，是一個漢字所能抵達的最遠最遠的異國。這是不是很像那個都市傳說呢？在陌生的城市裡遇見世上存在的另一個和自己一模一樣的人時，其中有一人必定會原地消失。變成一縷煙。這究竟是為什麼呢？偶然到台南去工作的時候，我腦中的漢字也常冒著一縷煙。且竟然也很忍不住地，想為那些字念出日文來。阿村是むら。六千はろくせん。經過過多的牛肉湯以後，偶爾途經一小巷裡明目張膽寫有「荒井佳子」的招牌，反而令人魂不守舍。這是農曆七月裡靈肉分離的一種新體驗嗎？

台南在地友人說，這只是太久沒去日本的緣故。疫情趨緩時出發一個台南三天兩夜的差旅。上網搜尋日本鐵道的到站廣播迴放，APPLE MUSIC 竟也是荒謬地收有這一系列的清單的。北陸本線金澤至富山。仙石東北ライン綠快線。信越長野直達直江津。我是邊聽耳機裡山手線的報站廣播與鐵軌碰撞的嘎吱聲，邊以高鐵抵達台南站的。嘈雜的鐵軌聲，廣播裡流洩的報站音樂。把耳機拿開時，是嘉南平原因高速而趨近靜止的高鐵車廂，一切忽然靜悄悄。我在哪裡呢？一個遠方還是近處的軌道？梅花座外遠遠的他人。窗外懸浮白晝月球。耳機裡的下一站是品川站。台南到站的時候，會不會有靜靜懸掛在樹上的品川猴，從遙遠的樹林盪進高架的月台？

品川猴和我一起抵達這短短的旅程。抵達這城日也營生夜也營生的街衢。用山手線抵達的台南深夜閒蕩，也有那種用字排列組成一張地圖的店招，橫亙在高低起伏的海浪騎樓裡。店名看不出賣的到底是什麼。「海渡百貨」是乘船來的百貨嗎？一艘貨船停泊進一個碼頭一樣的騎樓，貨船裡打開來都是一種渡海的離家出走。「秋雨公司」四字關進騎樓裡一扇鐵柵方格的小門，像把秋雨先關在夏天裡。這是一所販賣秋雨的公司在八月底的溽夏裡，靜靜打烊，靜靜熄火。九月天高時，它也會拉開騎樓的鐵門四處去販售秋雨。深夜散步回旅店時，就會忽然在轉角遇見一燈箱寫有「憂愁」二字。發光的憂愁。水母般兀自在夜裡漂浮的憂愁。「憂愁」裡賣的是什麼呢？我好奇地從黑色的玻璃門往內窺看。「憂愁」深深不見底。我在口袋裡放一張路過的房卡車票貓一樣地繼續往下走，橫渡深夜馬路。把一個漢字走到深深不見底的長長的盡頭，或許也會在那裡遇見「那裡」的「憂愁」。